“七七事变”中的宛平县长王冷斋

8

纪实文学

魏风华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历史一旦被总结，就会被扭曲;只有翻开历史的细节,才能看到真相！本书以细腻的笔法，通过战场上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行为,向您讲述一场真实的抗日战争，为您一一还原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决定性细节,将历史的真相交还给您。

[上期回顾]

1937年7月8日0点20分，牟田口打电话给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福冈县人),要其跟中国方面交涉，允许日军进入宛平搜查“失踪士兵”。随后，一木带队出动了。

听到事变的消息后，蒋介石在庐山下了一道命令：

命令孙连仲第26军立即向保定一线集合；庞炳勋第40军一部向沧州集结；万福麟第53军向北平以南的固安、涿县一线前进;高桂滋第84师前进到北平西北的怀涞；中央军汤恩伯第13军开向临近北平的南口,并在保定设置行营,以徐永昌为主任、林蔚为参谋长。随后,又补充了一个命令：把中央军捷克式野战炮第7团北调保定,归孙连仲指挥。

命令下去后，蒋介石立即给宋发电报,叫他赶紧到保定调度,不要再回北平!但宋哲元还真有主意,死活不听,直接去了天津,拜访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在宋达到天津前,北平市长秦德纯一个接一个的电报发向庐山。蒋介石回电,要求其作“必战”与“牺牲”之决心,积极应对事变。

庐山紧张,北平那边更紧张。

松井说:皇军士兵失踪,王县长想必知道这是多大的事！士兵丢失时，我们演习的清水中队有可能从背后受到你们的攻击，你们必须对日军士兵的失踪负责!王冷斋说:你们的演习在深夜，宛平城门早就关闭了,难道士兵会飞进城里?你们说演习部队可能受到攻击,“可能”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你们也不确定,还是你们想象出来的?况且,我方已奉命调查,守军并未有开枪者,城中更无日军士兵!

樱井说:王县长!你似乎还没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王冷斋:恰恰相反。寺平说:哦？斋藤说:这就对了……看得出来，这个小秘书一直想插话。

王冷斋说：最近你们的军队一直围着宛平演习,不分昼夜,还不够严重吗？如果我们的军队到东京去这样干,想必阁下也不会同意吧!樱井一愣,说:皇军屯住在这里,依据的是当年跟贵国清政府签订的条约,这恐怕不是你该考虑的事吧!

王冷斋没有搭理樱井，面对松井说:正如樱井阁下所言,我是小小的县长,华北这几年风云变幻,能说上话的都是双方的大员,一县之长,九品而已，在你们眼里更是无足轻重。但松井机关长,国家公事,既在任上，唯有恪尽职守，而无大小之分。调查昨晚之事,本人既然受命,便不敢有丝毫懈怠。

王冷斋是福州人，曾上过保定军校,1935年任北平市政府参事,1937年才就任宛平县长，身处火山口的王县长，在事变爆发前就一直跟日本人打交道，日本人在他那里没有得到任何便宜。

中日双方谁也没松口。樱井跟松井用日语嘀咕了两句,然后说:既然如此，不如成立一个联合调查小组,咱们一起去宛平看个究竟。王冷斋说:愿意奉陪。

小组中方成员有王冷斋和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外交的两个人,日方成员除樱井外,还有寺平、斋藤,一共六人,在清晨赶往宛平。广袤的华北平原上,朝阳如血。

中日双方僵持时,王冷斋发现:宛平到北平的电话打不通了，电话线显然被日军切断了。他跟秦德纯那边失去了联系。王县长立即把秘书洪大中叫来,叫他秘密潜入丰台,在那里想办法找一台电话机，把宛平跟北平的通讯连起来。洪大中奉命而去。费尽周折,在丰台靠近日军兵营的一家商会，洪大中找到一台电话机,此时商会已人去楼空。这个电话，一边可以打到北平秦德纯那儿，另一边可以打到宛平王冷斋那儿,就这样,洪大中藏在丰台,秘密把两地间的通讯又恢复了。

这时，已经从北平赶到丰台的牟田口派人带信，叫王冷斋和金振中亲自出城与之谈判，被王、金回绝。王县长叫跟他从北平同来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专员林耕宇出城跟牟田口谈判，日方这边派出的同行人员是寺平。为防日军偷袭,王县长和金营长没开城门，而是用绳子把二人从城头上放了下去。

虽然有日本人在城里，但此时城外的一木清直小动作不断，日军不时炮击宛平，其中一发炮弹打到县政府,屋子塌了一角,尘土弥漫,樱井吓了一跳，心里大骂城外的日军: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此时日军已拿下回龙庙，随后一木兵分两路,一部进攻铁路桥(事变爆发后平汉线已中断),一部徒步渡过永定河,来到对岸,从西面向卢沟桥包抄。金振中得到战报,立即带着部队去恢复阵地，中日军队在平汉铁路桥发生激战！在铁路桥争夺战中,两边的士兵都非常着急,失去了用步枪一枪枪打的耐心。所以没过多长时间,两边就都冲了上来,开始了提前到来的白刃战！刺刀拼上了,战刀和大砍刀也对上了!

很多人把七七事变叫“卢沟桥事变”,但从7月7日夜到8日天黑前,卢沟桥一线实际上并没有接火。只是在一小队日军渡河时，卢沟桥上的中国守军进行了警备。7月8日,北平的记者们发稿时，把第29军长官一再提到的“桥头阵地”(平汉铁路桥)当成了位置重要的卢沟桥。历史就是这样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中午时,铁路桥那边,日本人不打了。一木接到牟田口的电话,说樱井他们在宛平。一木还恼火呢,说这事怎么不跟自己打招呼。牟田口在7月8日下午3点多赶到铁路桥阵地。一个小时后，旅团长河边正三到了丰台。在前线的牟田口,以现地日军最高指挥官的名义写了一封给金振中的信，叫一个曹长骑着自行车给金振中送信，提出把樱井他们送出宛平，要求城里的中国军队在当日下午5点前撤到城西10里外。

老金的回信很给力,并“幽”了日本人一“默”:牟田口大佐阁下,我等不撤，将与此城共存亡。威胁无用。至于樱井等人,他们也愿意与城共存亡,望你不要顾虑!

入夜后,金振中选了150人组成敢死队,每人配发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片1把,在重机枪连的掩护下,猛扑回龙庙。这里先前是中国军队的阵地,士兵们对地形十分熟悉,摸过去后,先是手榴弹全部投出去,然后抡着大刀片冲，很快便把防守阵地的50多个日军都剁了。

到了7月9日,在北平,双方又经过一番谈判,达成可停火协议:中国军队退到永定河以西，日本军队撤回丰台，宛平城内的防务交由保安队负责。中国这边开始执行协议,但宛平外的日军却不走。

北平那边,7月10日上午，王冷斋去秦德纯处参加中日联席会时,出现了“异动”。当时在座的,中国这边,除秦、王等人外,还有冯治安师长;日方那边是樱井、斋藤等人。

秦德纯质问樱井：为什么协议达成后日军仍不时袭击宛平，而且没把军队从城外撤干净？你们已严重违反协议，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你们承担!

樱井搪塞：我们在搜寻战死的日军尸骸啊！这对我们很重要。

秦德纯说：我们可以出人帮你们找,但限期为24小时,无论找到没有,无论找到多少,宛平城外的日军都必须全数撤回丰台！樱井说:好。

但正在这时，日本人寺平跑了进来,在樱井耳朵边嘀咕了几句,后者说:我得出去打个电话。随后,他对在座的日本人一使眼色，都出去了。最终是:一去不回!

李敖送情人火柴盒,让她“燃烧”

5

热点关注

李敖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李敖情书集》收录了李敖写给11位女朋友的信,“我一生中的女朋友和情书，当然不止此数,但情海余韵,亦堪‘快然自足’。”李敖说,男女间的事,本来都该在床上办的；不在床上办而在纸上办,总难免抽象,缺乏动态、缺乏立体感。情书,不过是些“可爱的废话”。现在从这些“可爱的废话”中挑出部分，让我们看看情爱之下的李敖是怎样的面貌。同时还摘录李敖坐牢期间写给女儿李文的部分信件,看看这个狂妄至极、刻薄至极的男人，在面对女儿时流露出的拳拳父爱。

[上期回顾]

李敖希望他的情人，不要放弃遗世独立的机会，偶尔也能跳出世俗的束缚。

给阿贞的信

亲爱的阿贞:

谢谢你昨天晚上做我的小“国宾”,虽然我们的看法并不“统一”。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给了我一个说“莫名其妙”的话的机会,当然这些话的效果,可能全是“徒劳无功”。

在回家的路上，你说你刚才在国宾“冷得发抖”,因为那种冷气“不正常”。我引申你的意思,说:“不正常从五年以前就开始了！”想想看,亲爱的,还有什么生活方式、什么遭遇,会比你这五年来的一切更“不正常”呢?

也许你愿意知道,对这种“不正常”的感受,“局外人”如我,比起“当事人”如你,也许并不轻了许多。当我想到社会对你的不公平——太早太早就开始的不公平,我的痛苦,不会比你更少。恰像那神话中被关在古塔里的小女神,想拯救她的人,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她还着急。

当然昨天晚上，你有十足的理由说我未免操之过急，这是因为你选择一般的尺度来衡量我的缘故。对一个主张“活在今天”、“活在今天晚上”的人,你用“过去”和“未来”来要求他,将显得没有意义。五年前憧憬的“未来”,对一个小女神来说,已经被五年后冰冷的“过去”所打破,这种残酷的现实，我觉得该带给你一种新的奋斗与觉醒，而不是一种新的沮丧。

请想想我的话,亲爱的阿贞,打起精神,努力去过一种新生活,选一种新生活方式，剪断过去的幽光魅影,不要对人生失望。

其实，想开点说，人生又是什么？人生就像你昨天晚上送我的那支Salem香烟，它一定要经过不断的燃烧,才能有意义,正如那古诗中的蜡炬和春蚕，它们一定在成灰和丝尽以后,才算“徒劳”完毕。从死亡的终点站来回溯人生，一切似乎都是“徒劳无功”的;但你若换一种角度,也许你会发现,正因为一切都要成灰丝尽，所以把握眼前、争取现在,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寒冷的过去已经做的和渺茫的未来将做的,都不因我们的肯定或否认而有所改变,对变化无常的生命,我们能够控制的,实在还太少太少。正因为人生如此飘忽不定,“活在今天”对于我们，才显得比其他生活方式更值得选择。我们不该忽略这种选择。

昨天你上楼后,我一夜没睡好,我预感到你不只是我梦里面的人,你从这个梦里走出来,变得更真实、更美、更楚楚动人,使我在成灰丝尽以前,永远难忘。早上“7点钟”快到了，我认为我的信到你那儿比我的人到你那儿更好。也许下一次——如果你允许我有下一次的话——我不会送一封信到你那儿了，我会送一些“火柴盒”,使你“燃烧”。

李敖(或“阿敖”)1965年9月4号的清早

给阿贞之外

火柴盒十四个,送给阿贞,亲爱的。

李敖 1965年9月6日

给Y的信

Y,the Snake:

我还没“惩罚”到你,你却先给了我“惩罚”。

你摧毁了我五天来的一个希望,你好残忍。

你要我写《女人果然祸水乎》,如果我写,我不会写这个题目,我要写一篇《女人寡信残忍论》。

在我心情最坏的这一阶段,“还有你,布鲁特斯”!我永远不会忘记。

你说你不怕冷、不怕雨,也不怕我。现在我知道最后一个是谎话。其实你怕得要“吹一口大气”,要“有很多戒心”,我很难过。我真后悔在信里写了那么多吓你的话，我忘了你是一个跟“高中小男生赛车”的小女孩,我道歉。

为安全起见,以后我写的信,应该先送警备司令部检查一次，先查禁掉所有“恫吓妇女”的话,然后再准予寄给Y。

你说你“不想被逮住,也不想逮人”,这话“响当当的”,像是自由主义者说的。

我们两年前就该认识，可是你的“戒心”把我吹到了1967年才落到你身边。收到你今天的信,知道你又要吹我了,你竟忍心要“吹一口大气把它吹得远远的”!你既然如此浪费青春,我又有什么办法?我似乎只有走开,两年以后再去东门美而廉,我的命运似乎像《飘》里头的白瑞德,我没有话说。

每当我痛苦的时候，我的胸口就会有抽噎式的悸动。自从早上接到你的信后,悸动不断地困扰着我。我记得你说的“好在你受着伤,也需要休养”的话,唉,我领教了你在我“受伤”的时候对我所做的一切!

你要的书，可能又物色到一册《穷人》,拿到后,我会挂号寄给你。

愿你有一个快乐、安全的星期天,并祝你快乐、安全,永远。

Lee Ao the Fool 1967年3月18日夜

今晚吃了一个大白苹果的“心儿”:

还有什么能比得过看你“谈笑风生”,享受跟你在一起的快乐？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除了小Y”以外的事都云散烟消，你会觉得你飘在云里、浮在水上,飘浮之间,你会感到生命与原始、色彩与天籁。在她轻盈的笑谈中，你已被洗练——你是一头“小白驴”。

对我来说,小Y的圣洁,实在已把我洗练得不敢再碰她。她喊痛过,惹得你无限怜爱，使你不忍心再使她感到“屈辱”——在她还没放弃这种观念的时候。

我从泥土里来,又要归于泥土。在来临与归去间，我的生命将被烛油烫醒。泰戈尔已叮咛过:“不要忘记那执灯的人。”我不会忘记,直到“天边”,直到永远。

又是深夜，小黑已睡，小猫已睡,小Y已睡。今晚,小Y会不会“午夜梦回”?梦不要回,等着我,我会用四只脚,跑到你梦中。

1967年3月的最后一夜

亲爱的小Y(肉麻一点,亲爱的小心肝):

今天是星期五，又一个星期五。自从上周星期五送你上学后,足足有一个星期没听到你的声音了!你可知道一星期是多长时间?一星期有七个白天、七个晚上、七个孤寂的日夜、一百六十八个空虚的小时、一万零八十个“没有小Y”的分钟……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小Y逼我一个人去过。而小Y自己,却自自在在地睡睡睡,从日上三竿一直睡到月移花影，睡醒以后,却又翻开《左传》,大读隐公元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那一段!

哦!小Y,你真的一狠心一跺脚,决定不再见我了吗？告诉我要我怎样做,你才会“回心转意”?即使我是囚犯,你也该来探探监吧?在我最不如意的时候,难道你——我的小Y也要落井下石吗？唉！你们女人!

你威胁我说如果再在信中嘲笑你,你就不再写信,我吓坏了。你诡言你的眼泪,“只不过是刹那的真实”,就算你所言属实吧！只希望刹那刹那又刹那,不停地刹那起来,直刹那成一座养鱼的泪库,那时候,我盼望我不会游泳，我是淹死的“诗人”。

1967年4月14日夜4点40分